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明文海卷四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一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

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名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工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

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盖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縁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

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

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十國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

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

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惨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減大義雖有其

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静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

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儆流徒律又删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

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為幸以屯田工役

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

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争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

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近令就中願入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强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

令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將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

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戸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令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録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苛

刻聚斂者則罷黜至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葢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兹偃兵息民

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

以義而後其化熈熈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

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

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
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
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
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
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
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廵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
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鬭之俗成
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埽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

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具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賍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

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令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

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顔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大庖西上封事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

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歴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為其録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

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夏功髙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逺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

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宫之内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恩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

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

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審耳是以有
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
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
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
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
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
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
便於檢閱則頗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

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寔精明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豖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顔曽子思孟

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曽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絶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

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佈墾荒田而四邊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

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墮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

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諮詰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

重為能事以問因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屬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訣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

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寔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

歴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刖履之賤宂繡䰠峩負販之儈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

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捽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

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髙合於道徹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輿師以取寶為名諭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璐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眞偽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

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頹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

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

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唱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隷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𦗟惟陛下幸垂鑒焉

資治策疏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寔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産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乏本之

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畆故民生業均一後

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强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

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狥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遥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獘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

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寔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末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

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為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寔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

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毎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

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冗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内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

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傜役寖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

而不併省者具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所以春夏不失其時秋冬無征其候則盈寧有象比戸可封當此之際民無凍餒之虞亦鮮過用之費即有時或出於不得已而用有常經不踰其分至用不以時將祭祀至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用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所謂民用有可

省之費而不省者此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末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明文海卷四十七

明文海卷四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二

除授方面疏 楊士奇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具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勑旨布

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詼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令後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

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狥私惟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工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

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令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鑒所在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縁衆臣

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必得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寔非出於下也此令行於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為謗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隳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

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聖明只依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工興工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陳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

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尅者多冗官濫員内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

以百萬之衆終歳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畒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剥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横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兩歳買辦青緑顔料本非出産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

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産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葢縁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耳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

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壊或摧毀其墻壁或擊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呌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横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

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

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内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廪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横恣不執常役閑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

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内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曽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周及至死傷輙令賠償馬戸貧困則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

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邊人於河南内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邊陲之亂今乃許令達靼之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部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

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宫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絶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

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寔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邊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盖四邊歸附朝貢雖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寔恐非今日之

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徼外之人未洽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具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内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寔而罷黜之勿復寛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

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盖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絶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縶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為京職者則降出於外

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

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

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寔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

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

請革西廠疏　商輅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内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寔由皇上寛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撿家財初不見有寫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

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

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如狼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損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彞刑罰之說遂致海内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彞死謂羣臣曰此

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彞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𢽾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

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寔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營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

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聖斷即賜施行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俯伏俟命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强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專尋搜細故凡街市擾鬭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躱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瀆聖聽置於重法以

致在城軍民驚皇不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拏到廠監禁數日輙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黄夜越墻進

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
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
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一
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具公私勤惰朝
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
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方
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
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

事情彼一聞之無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厰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即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滞今聞西厰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舡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撿以致往来客商軍民

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
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
抑恐奸盜假此搜舡刼人卒難禁止一朝廷威福不可
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外出跟隨之人數
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
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
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
凌大臣如此至於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

俱要親賫赴厰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黄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具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戸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自負緣投西厰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寔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戸搜撿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

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由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

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拏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宫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

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寔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内所向慕士大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工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

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

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
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
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
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
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
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
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黒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
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

可為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舉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寔關於治體伏顧皇上興廢舉墜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

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寔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通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工憒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

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

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盖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賔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書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

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觧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具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

周禮可以當之盖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昔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

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

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寔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

黨其寔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

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寔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

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僣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僣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

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

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具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

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

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
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
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顔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
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
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
顔無繇萊蕪侯曽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
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
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

鈌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具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明文海卷四十八